



# 河東河西

孟仁◎著

白山出版社

# 河东河西

孟仁 〇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东河西 / 孟仁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5

(2015 春风文丛. 第2辑)

ISBN 978-7-5529-1552-5

I. ①河…II. ①孟…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1568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88689

电子邮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林向阳 薛晓雷

装帧设计: 尚占民 王微

责任校对: 侯云福

印 刷: 廊坊瑞德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印 张: 13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529-1552-5

# 目录 / contents

---

|              |     |              |     |
|--------------|-----|--------------|-----|
| 1、直面民意·····  | 2   | 14、特别晚会····· | 107 |
| 2、泾渭分明·····  | 13  | 15、谁能评说····· | 121 |
| 3、各有所思·····  | 21  | 16、悲欢离合····· | 128 |
| 4、悲情岁月·····  | 30  | 17、知人善任····· | 137 |
| 5、坟头重逢·····  | 42  | 18、真不太平····· | 143 |
| 6、落魄凤凰·····  | 48  | 19、名声不符····· | 154 |
| 7、梳理乱麻·····  | 54  | 20、邪不压正····· | 161 |
| 8、关山难越·····  | 63  | 21、万千感慨····· | 166 |
| 9、追根究底·····  | 68  | 22、忆旧情结····· | 172 |
| 10、实话实说····· | 77  | 23、乡亲乡情····· | 176 |
| 11、拨乱反正····· | 86  | 24、良性循环····· | 183 |
| 12、咎由自取····· | 94  | 25、民心所向····· | 189 |
| 13、韩行其人····· | 101 | 26、路在脚下····· | 193 |

# 目录 / contents

---

|              |     |              |     |
|--------------|-----|--------------|-----|
| 1、直面民意·····  | 2   | 14、特别晚会····· | 107 |
| 2、泾渭分明·····  | 13  | 15、谁能评说····· | 121 |
| 3、各有所思·····  | 21  | 16、悲欢离合····· | 128 |
| 4、悲情岁月·····  | 30  | 17、知人善任····· | 137 |
| 5、坟头重逢·····  | 42  | 18、真不太平····· | 143 |
| 6、落魄凤凰·····  | 48  | 19、名声不符····· | 154 |
| 7、梳理乱麻·····  | 54  | 20、邪不压正····· | 161 |
| 8、关山难越·····  | 63  | 21、万千感慨····· | 166 |
| 9、追根究底·····  | 68  | 22、忆旧情结····· | 172 |
| 10、实话实说····· | 77  | 23、乡亲乡情····· | 176 |
| 11、拨乱反正····· | 86  | 24、良性循环····· | 183 |
| 12、咎由自取····· | 94  | 25、民心所向····· | 189 |
| 13、韩行其人····· | 101 | 26、路在脚下····· | 193 |

## 1. 直面民意

人经常会被无奈所左右。每一个人的时间都不会始终被自己支配。

天刚亮,还没到上班的时间,而且又是星期日,可那讨厌的电话铃声没完没了,硬是把平定县公安局局长于速从梦中吵醒了。

昨夜于速值班。天放亮时,副手前来接替他,他钻进被窝也就刚刚睡着。

北方的气温低,刚进九月中旬,一早一晚就寒气袭人了。于速从被窝里伸出手去接电话,止不住打起了冷颤。

“您好。谁呀!”于速礼节上客套,语气中流露着不满。

“于局,真不好意思,打扰您的休息了。”从声音里听出来,那边是分外的客气,“于局,我是县政府办公室韩冬来啊。”

“韩大主任。”于速不冷不热地问道,“星期天一大早,有何指示?”

“不敢不敢!”韩冬来在电话那头哭腔哭调地说,“于局啊,求您了。县委、县政府门前来了一群挑挑的、推车的上访农民,是一次有组织的群体上访。韩书记说,咱吕县长刚死不久,朱书记又在北京住院,咱们什么政绩不出都行,但万万不许出事儿,必须要保证稳定压倒一切。你们公安责无旁贷啊!”

于速一手握着电话,一手扯起对襟羊毛衫往身上穿:“稳定是对的。可老百姓有事儿到政府上访,也受法律保护吧。”

电话那头儿说道:“于局啊,您是知识型的领导,对农村了解不多,那刁民会得寸进尺,是很难对付的啊!”

“什么?刁民?怎么讲?”于速话外有音。

“刁民!对对!您一个大局长当然理解了。”韩冬来电话里传来了笑声。

于速有点儿火了:“韩大主任,你这是代表政府在讲话吗?告诉你,我昨夜值班,一宿未睡,没精力研究学问。请直说,有何指示!”

“不敢不敢!”电话那头儿又多了几分懦弱,“只求您派十几名警察来政府门前把住大门,不放上访农民进来。”

于速略思片刻,回道:“既然你代表政府讲话了,我就派今日备班的巡警郑玉环

前去帮助维护一下秩序，但绝不允许和农民发生冲突！关系到治安的事儿，我们5到10分钟出警，你这也不是什么急事儿，半个小时吧！”他也不听对方有什么反应就挂了电话；之后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秋风比于速的叹息厉害，急一阵儿，缓一阵儿，不停地吹动着平定县城街道两旁的绿化树，无情无义地将落地的树叶推来搡去。

平定县文联主席徐培成逮住了这难的时机，一大早便一手攥着个笔记本、一手捏着支圆珠笔，信步到滨河公园寻找诗情。

滨河公园是平定县近年来修建橡胶坝在天水河东岸建成的窄而长的人工公园，沿河十几公里长，横向却不过一二十米宽。尽管不够规模，但因为这个山区贫困县的偏僻闭塞，还是成为群众难得的休闲去处。往天，一到早晨，这儿始终是欢声如潮，游人如织。今儿个，天冷得出奇，人也少得出奇。

天遂诗人意。徐培成目中无人地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

带颜色的秋风  
毫无顾忌地来到北方  
叫枫树的绿叶变红  
让杨树的绿叶转黄  
旖旎地笼下梦幻  
日夕萦回地来往  
不动声色的节气  
一展不可抗拒的力量  
惟有不屈的青松  
态势不卑不亢

“态势不卑不亢？还是更加风流倜傥？哪句好呢？”徐培成望着风中摇曳的树林，自言自语地推敲。

“徐培成！”一嗓子尖细的女高音从徐培成身后传来。他回头一看，是妻子郑玉环。

“徐培成，你还要家不？你想饿死我呀！”没等徐培成搭话，那小巧玲珑的郑玉环先发了脾气。其人眉清月秀、五官端正、皮肤白皙，在官场上说“是拿得出手的女人”。但其在丈夫面前却有些霸道，说起话来，始终像喊叫一样，以致震动得那两个乳房眼见得就要从衣服里蹦出来。

徐培成是有名的“模范丈夫”，家里的活儿他始终大包大揽。他的观念是：男子

汉是家庭的顶梁柱，必须担负起一切责任和义务，不能让老婆孩子受任何难为。他见妻子生了气，赶忙上前解释：“你看你，我怎么不要家了？今儿个是星期天，你我都不上班，早饭晚吃一会儿还不行吗？”

“不行！”郑玉环扬起杏核脸，眼睛立愣得放光，“局里刚刚来了紧急通知，让我这个备班的去执行公务！”

“好好好。”徐培成收起诗稿，叹道，“走走走，公务要紧。我不作诗了，咱上饭店吃早饭去行吧？”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了一家快餐店。郑玉环找座位一屁股坐在那里，徐培成跑跑去地买饭、买菜，真是精心伺候。

吃上了饭，徐培成仰起国字脸，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妻子说：“你们当警察的真不容易，没日没夜的有事。今天又发生了什么大案要案？”

“没案子。”郑玉环嚼着咽着，喝下口汤清了清嗓子，切齿地说道，“现在的农民真是得寸进尺，星期天也不让你消停。这不，又有一群刁民到县委、县政府闹事儿了。”

“差矣！”徐培成瞪圆了眼睛，“我们也当过农民，农民是衣食父母。骂农民是一种罪过。再说了，农民上访受法律保护，你凭什么说他们是刁民闹事？那是对上访群众的人格侮辱！”

“书呆子！政治色盲！”郑玉环一推饭碗，瞪了徐培成两眼，扬长而去。

徐培成无奈地摇了摇头，忙去吧台结了账。再想推敲诗句，雅兴已荡然无存。

“徐主席！”徐培成刚走出饭店，身后传来一声呼叫，声音很熟。

徐培成回头一看，是自己的诗友、《正阳日报》驻平定县记者站站长司六平。

“六平！”徐培成上前几步，紧紧握住司六平的手，“你昨天不是回市里了吗？”

“昨天回去了，今儿一早又赶回来了。”

“为什么？”

“有群众到县委、县政府上访，我必须现场采访。”

“别介。”徐培成出于对朋友的一片好心，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县的反面稿子，你最好不写。你在这儿当记者站站长，能得罪县委、县政府吗？”

“我暂时不写批评稿。”司六平的娃娃脸上喜气洋洋，“我要搜集材料，为新领导提供参考。因为，近两天你们的新县长就要来上任了。”

“真的？”



“绝对！”

“哪儿来的？”

“省委政策研究室。”司六平沉思着说，“据说此人曾在你们龙潭村当过知识青年，还蒙冤蹲过几年监狱。他到平定当县长，有怀旧和感恩的情结。我们得助好人一臂之力啊！”

徐培成叫道：“他叫冯玉新！”

“正是！”司六平高兴地回道，“这么说你俩儿认识？”

“认识！”徐培成回忆着说，“龙潭村分两个自然村，一个叫龙潭村，一个叫龙潭后村。他下乡时在龙潭村，我在龙潭后村，当年经常见面。”

“那你就更应该帮他了。走！”司六平一挥手，“咱这就去县委、县政府。给！你用我的采访机录音，我用照相机取实景。”说着，他把采访机给了徐培成，二人就向县委、县政府跑去。

从天水河东岸到县委、县政府不过一公里远，两人放屁的功夫儿就到了。

两扇用钢筋焊制的大门紧关着。门外，尖嘴猴腮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韩冬来正指挥着几个警察形成一道防线拦在门外。防线以外，三轮车、摩托车、自行车、手推车停了一片。车上都捆着没有结穗而枯黄的稻秧。

在飒飒的秋风中，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挤到了靠近韩冬来的地方，高声问道：“请问，这儿是平定县人民政府吧？”

韩冬来扶了扶高度近视眼镜，端着个臭架子说：“是。怎么了？”

壮汉冷笑一声：“这是我们人民的政府啊。那我们上我们自己的政府办事，为什么门都不让进？”

韩冬来毫无血色的脸更加苍白，不知为什么竟冒出了这么一句：“韩书记说了，吕县长死了，朱书记住院了，没拿总的，大事儿都不能办！”

“哼哼。”壮汉一拍胸脯，瞪眼盯着韩冬来，“你说话可要负责任。那副书记、副县长还有你们，都是白拿纳税人的钱而不给人民办事儿的主儿？”

“请你回答！”一群农民异口同声喊道。

韩冬来一看形势不妙，想溜。

“韩冬来！”壮汉厉声厉色，“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不就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吗？你就这等表现，也不怕我们几个人大代表盯着你？！”

“对不起，我刚才说走嘴了。我道歉。”韩冬来慌忙回道。

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司六平和徐培成到了现场，大家的一举

一动，全都纪录在册。

韩冬来发现了有人在拍照，于是推出身前的一个警察：“去，把他的照相机没收了！”

那个又瘦又矮的警察跌跌撞撞地到了司六平面前。

粗胖的司六平居高临下地说道：“我是《正阳日报》记者司六平。”说着从衣服里掏出了记者证，“请大家验证！”

小警察畏畏懦懦，看了两眼《记者证》就走。

“回来！”司六平瞪大眼睛叫道，“我的工作证你看了，那我也得看看你的执法证啊！”

“咋了？”郑玉环迈着模特场上的步子走上前，目空一切地叫道，“真没听说过，还有人敢验公安的证件呢？”

“是吗？”司六平斜视了这个女人一眼，“你没听说的事儿多了，我可以叫你们于速局长教教你啊。请问，你今天是代表于速来执法的吗？”

“是又怎么样？”郑玉环不知天高地厚地和司六平瞪起了眼睛。

“好！”司六平叫道，“咱俩儿即刻去见于速！”

徐培成瞪了郑玉环两眼。

郑玉环哼了一声，退了回去。

司六平拽回那个小警察，客客气气地说道：“我这个人叫真儿，今儿个看不上你的执法证，我立马去找于速！你不怕承担被处罚的责任吗？”

小警察哆哆嗦嗦，哭腔哭调地说：“我是公安局打杂儿的临时工，是郑姐借衣服给我，让我来凑数的。”

司六平出了口长气，叹道：“韩冬来，韩大主任，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究竟要干什么呀？”

韩冬来凑近司六平，悄声说道：“司记者，司站长，这你应该明白啊，当前的形势是稳定压倒一切啊。为此，我请我郑姐凑人助威啊。”

司六平不动声色地回道：“那你也得注意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注意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啊！”

韩冬来两手一摊：“叫你说，我咋整。”

“我无权干预你的选择，只能善意提醒你注意。但我记者的良知和责任，必须把今天的群众上访，如实全程记录！”

“司记者，我是市、县两级人大代表。我在开会时见过你。你又知道我们城根

乡小庙村的尾矿库溃坝事件，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壮汉问。

司六平长长地叹了口气。

“说话呀！”壮汉催促道。

司六平又叹了口气。

壮汉也无奈地叹气。

司六平叹道：“记者不便于干预任何纠纷。我只能提醒您把握好尺牍，稳扎稳打，才能稳操胜券。”

“怎么把握？”

“慢慢来。新县长即将上任，一切难题会迎刃而解！”

“明白了。”

左右人的是良心。在外面上，人们都强调要以上善若水、大爱无疆之心面对世界。但实际交往呢？

飞来飘去的树叶，如泣如诉。

轿车里的人在忆旧中感慨叹息。

这是一辆黑色的普通轿车。车里坐的是正阳市委组织部部长李子丽和去平定县当代理县长的冯玉新。

李子丽身着黑色衣裤，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身躯更显出中年的苗条。少女时，她是正阳一中的校花，但在极左路线的压迫下，作为资本家出身的她，始终抬不起头来，直到邓小平拨乱反正，她才走进了正式公民的行列。

冯玉新一身休闲装，一点儿当官的架式都没有，倒酷似一个教书匠。他和李子丽是高中同学，又曾在—个公社当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后来因为命运的阴差阳错而导致了各自不同的走向。

“李部长。”冯玉新开口了。

“什么呀！叫李姐，或者叫子丽同学！”李子丽侧仰起俊俏白皙的瓜子脸，笑着回道。

“好，好，叫李姐。李姐，你知道我为什么同意平调到平定县吗？”

“我又不是孙悟空，能变个小虫儿钻到你的心里探听虚实。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冯玉新长长地叹了口气：“人最可贵的是报恩。平定人在我大难时对我和我可怜的老娘恩重如山。这么多年了，我始终都没能回来过，良心一直在受谴责。我在省里听说平定搞得不好，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所以当组织上和我谈话，要我到平定县当

这个县长，我就没推辞。我总觉得我应该也能够带领乡亲们把平定搞好。”

“我理解你。”李子丽被引发了感慨，“咱那些老同学、老知青人各有志，昨天、今天不会是一个模子叩出来的。你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多年，可以说不是凡人。但你作为一个憨厚的知识分子，你可能就不会太适应基层的人际。比如说张春贺，上学时你在学生会他千方百计巴结你，后来你爸挨整、咱们下乡，他又处处对你落井下石。还有好多或好或坏的同学，日后都要和你共事。特别是那个张春贺，现在是平定县管工业的副县长。大姐提醒你，上任之后，必须立党为公，恪尽职责，不许有一点儿斜的歪的。同时，你在和张春贺共事儿时，一定要充分把握住主动权！”

“多谢大姐指点。小弟一定尽职尽责，不负厚望。”

正说着，轿车拐过一个山弯儿，发现左侧出了车祸，右侧的路也形成了堵塞。

司机停车、下车。李子丽和冯玉新也下了车。就见前方左侧一辆捷达车追尾撞在了一辆拉矿石的大货车车尾后。正阳市中心医院的一辆救护车拉上了被抢救人员正鸣笛启程。

李子丽的司机和正在现场处理事故的几位交警很熟。他转了转回来告诉李子丽：“李部长，经验证，这辆捷达车是平定县副县长张春贺的。他酒后驾驶，车速太快，钻进了大货车底下，以致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正宏被撞死了，张春贺受了重伤。”

处理事故的交警不认识李子丽，但认识市领导的车牌号。一位主事的走到李子丽面前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报告首长，我是正阳市交警支队事故中队副队长李义。这次事故的原因我们基本搞清楚了。但这辆捷达车的后备箱里撞出了一纸箱子百元大票，我们不知该如何处理。请指示。”

李子丽平和地说：“我相信人民警察。你们把钱拉回市里，清点好封存起来，并及时向市局和市委汇报。”

“是！”那交警又敬了一个礼，随即疏通了双向车道。

李子丽瞪起水凌凌的凤眼，叹道：“老祖宗说得对，人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么多年我总于弄明白了，政治自私是最可怕、最可恨的自私。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政治登峰造极的败笔。尽管张春贺上边有人，但他自己为自己挖好了坟墓。看看，没等你上任，他就要进去了。做人必须先立德啊！”

三人上车，继续北上。

冯玉新叹了口气说：“我搞了几年政策研究，才弄明白了什么是政治：民生！”

以前老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老挑动人整人，民有宁日吗？国有安定吗？据不完全统计，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光北京市红卫兵就无法无天地打死了1772名无辜的民众。更不要说那冤死的老舍、田家英等一大批陪葬的精英了。”

“往事不堪回首！”李子丽又是一声长叹，“文化大革命的阴魂一直没散，但始终没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是一出必须由当事人和后人评说的大悲剧啊！”

“大姐。”冯玉新说，“我们的今天决定了我们的明天。中华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必须接受以往的教训，总结以往的经验。在政策研究中，我心中烙下了一系列沉痛的数字：上个世纪的1957年，中国有5500万名知识分子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使一大批风华正茂、立志为民族干一番事业的人含冤消失。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宣称工业要三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为此，全国上下大炼钢铁，层层下达炼铁的任务指标，有的县、公社完不成任务，就强迫群众把做饭的铁锅砸碎了，再烧铸成生铁上缴。同时，在农业生产上大肆弄虚作假，几十亩地的小麦在收获前组织人铲挖拼凑组合到一块地里，宣称一亩地能产多少万斤粮食，吹嘘叫什么‘放卫星’，一些党报也跟着起哄。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意见，就强行地把人家打成了反党集团，随后又自上而下地大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地整肃了380万人。由此造成了人人自危，造成了实事求是没了，真理标准没了，造成了工业冒烟不产铁，地里有人不产粮，从而在全国饿死了3750万人。那个全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河南省遂平县的嵒嵒山人民公社，当时全公社有4万人，1959年就饿死了4400多人。”冯玉新又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说这些，是因为我钦佩现在的党中央、国务院，能确立‘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这就给我们指明了奋斗方向：民生高于一切！”

“小弟你行啊。”李子丽开心地笑道，“你不愧为是搞政策研究的。照你的思维去做，平定县的父老乡亲肯定有好日子过。”

“大姐，您高抬我了。我不一定有多大能力，但我会尽心尽力去做，不会让大姐失望。”

李子丽叹了口气：“姐给你说句实话，我万没想到你会回来介入这个是非之地。这几年，平定的班子很令人失望。你既然来了，就必须既来之、则安之、则成之。人做事，只要上了套儿，就别无选择了。平定县的几大班子我比你了解。到那以后，随时和我保持联系。有什么事儿在拿不准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和我沟通。”

“有您这个好姐姐是我冯玉新的福分。”冯玉新望着李子丽，“大姐，您知道平定县有个许根生吗？”

“知道啊！”李子丽笑道，“咱正阳市各区县的诗人、作家我都认识。因为我也  
是省作家协会会员啊。许根生是个人才，从他昨天发表在晚报上的《感恩》这首诗，  
可以看出其人心态真不错。”说着，李子丽掏出一张报纸。

冯玉新接过报纸就读这首诗：

大树以落叶入土回报土地

小鸟以捕食害虫回报草原

羊羔以跪乳回报母亲

小溪以入海回报山泉

感恩本是一种天性

回报是万物共荣的使然

儿女是父母的心肝宝贝

疼爱呵护会直到生命的终点

养育之恩是太阳和月亮

日里夜里给生命温暖

敬老首先要在父母那儿体现

孝道在哪一代都不能失传

祖国鲜活起民族复兴精神

我们始终和幸福同步并肩

13亿人共同的感恩

都要无愧于发展的每一天

精诚地为中国的明天加油给力

前进的每一步都会闪耀着亮点

啊 懂得感恩是做人的准则

常怀感恩之心人就活得坦然

不忘感恩私欲就不会膨胀

不忘感恩灵魂就会一尘不染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会在感恩的群体中日益灿烂

读完了诗，冯玉新叹道：“大姐，文如其人。许根生这首诗道出了他的心迹和做人的准则。真是难能可贵啊！”

李子丽叹道：“许根生是个人才，他在平定是个坐地户，人际关系四通八达。你去了多和他联系，他对你会有所帮助。”

“唉！”冯玉新叹道，“许根生一家都是我冯玉新的恩人啊！”

“啊？”李子丽秀眉一皱，“还有这事儿？”

“真的。说来话长。”冯玉新一双大眼望着车窗外飞过的山川，“大姐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我爸是市委书记郭勇的司机。造反派批斗、殴打郭书记时，我爸老是从中阻拦，他就被打成了保皇派。我到龙潭村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的那年冬天，批斗郭书记时，市委的一个秘书恨郭书记没提拔他，就在郭书记正站在凳子上弯腰低头挨斗时，他一脚把老人家踹得栽了下去，当即摔得脑门出血，休克过去。我爸火了，抡起凳子便打断了那个秘书的一条腿。造反派大动干戈，对我爸轮番暴打，长矛大刀都使上了，不出半天就把我爸折腾死了。当时，我们下乡的知青小组长就是那个‘独眼西施’王步英，她对我封锁消息，直到我爸的尸骨被火化了，我都被蒙在鼓里。”冯玉新说着，止不住泪水盈眶。

李子丽一边递给冯玉新面巾纸擦泪一边说道：“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无辜的好人死多了。就说那个王步英吧，本应定成三类人，发配劳动教养，可因为有人保她，竟然一根毫毛未损。听说她现在当上了一个乡的党委书记。你到平定上任之后一定会见到她。”

“别提她了。见到她我会恶心。”冯玉新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到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我就更想尽快地见到许根生了。我欠他的恩情这一辈子都报答不完。我被造反派整死没多久，我妈就被定性为‘反革命家属’，硬是被扫地出门，让她下乡改造。我妈就我这一个孩子，造反派就押送我妈到龙潭村找我。大姐呀，当时我们五个男知青挤在一铺土炕上，对面屋一铺土炕挤着五个女知青，10个人一口大锅吃饭，我如何赡养得了我妈啊！当时，我真是绝望了。特别是那个王步英还在一旁叫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该滚蛋的滚蛋！’我妈老泪纵横地说：‘儿啊，妈不连累你，我要饭去吧。’我呢，当时非常窝囊，真感到我娘俩已没了生存之路。许根生在场看到这个惨景，上前对着我妈作了个大揖，叫道：‘娘，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你真正土里刨食的二儿子在这呢，咱回家！’说着，扛上我妈背来的包裹，拽上我妈就到了他家。进了他家门他就喊：‘爸！妈！我认了个干妈。快出来接客啊！’”

冯玉新说着、李子丽听着，都止不住泪眼汪汪。



停顿了片刻，冯玉新仰起圆盘脸，瞪起大眼望着车窗外叹道：“许根生真是个敢于拔刀相助的爷儿们。当时，他们家和全国的农民一样困难，就三间草房。他父母住东屋，他住西屋，中间那间是两个锅台。他妹妹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为让我妈在他家有个住处，他把行李搬到生产队饲养室和饲养员一起住，让我妈在他西屋住。我当时真被他感动了，一次次地给他说感谢话，他总是不以为然地说：‘人啊，谁都可能有个为难着灾之时，有人帮一把就过去了。不要被不幸压垮！我爷说了，人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太阳不会总是先照到某一扇窗户。’”

李子丽叹了口气：“我和许根生只是认识，并无交往。但我知道，在正阳市的作家圈里，他挺有人脉，连那几位名气大的作家都佩服他的为人。”

“大姐。”冯玉新哽咽着说，“我妈在许根生家吃住，他伺候的比我强多了。单说1976年，我把朋友从北京寄给我的一首抄自天安门广场的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作了传播，在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诬陷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时，王步英从公社告到市里，硬把我盯进了监狱。后来有人告诉我，我被抓走了以后，我妈绝望了，她整天整天地站在龙潭村东南头的大榆树下，一遍一遍地喊：‘玉新，我的儿啊，妈不能没有你。没有你，妈就不活了。儿啊，回来吧！’每天，许根生忙完了活儿，就赶紧跑到我妈跟前，含着泪说：‘好娘了，咱回家吧，我哥回来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娘不回家二儿子也不能回家啊！’我妈就跟他回了家。可没出仨月，我妈双眼哭瞎了。又过了一个月，许根生早起去正阳市办事儿，下午回村发现我妈依着那棵老榆树老去了。许根生力劝自己的亲生父母，以自家的半亩好自留地，换下了大榆树下的三分地，作了我妈的墓地。我妈出殡那天，许根生替我披麻戴孝发送了老人。”

李子丽喃喃地说道：“我想起了许根生写的散文《望儿树》。文章中写了这样的意思：个别可恨的小人，认为我干妈是外来人，占了村头的一块‘风水宝地’，就要我为干妈迁坟，我以冷笑回敬。可后来，公社秘书拿着盖有公章的通知来迁坟，说这好地方不能给反革命家属占用。我扛不住了，就请出了为抗美援朝献出了一条腿的爷爷。我爷爷领着一帮人到了现场。老人家拿拐杖指着公社秘书的鼻子说，你小子别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这地儿是老子的，我爱埋谁埋谁。你要愿意，今儿个我就把你这个杂种埋在这！公社的小头们吓跑了，我干妈的墓地保住了。人啊人，千万莫有邪恶！散文中还有这样几句哲理诗我记得比较清楚：绝望常常产生希望。无奈的干妈让我学会了抗争。在抗争中摆脱了悲观的纠缠，在抗争中割断了卑微的烦恼，在抗争中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干妈是我白天的太阳和夜晚的月亮……”



冯玉新叹道：“许根生是我做人的样板啊。他在文学上也是才华横溢。只可惜条件和环境影响了他的发展！”

李子丽看了冯玉新一眼：“做人就要知恩、感恩、报恩。你的心态很好。”

冯玉新回望着李子丽：“请大姐放心，我的心永远不许滋生污点。”

李子丽叹道：“良心是自己的背景啊！”

## 2. 泾渭分明

小车一路北上。

青山绿水、白云蓝天一一闪过。

李子丽、冯玉新只顾说着、聊着，抒发内心的感慨，忽略了观看燕塞的大好风光，只觉得突然间车速减慢下来。

司机说：“李部长，平定县政府到了。”

上访群众见有车来，自动地后退，闪出了一条通道。

李子丽扫视了一眼现场，示意车停在了群众上访的外围。

李子丽、冯玉新先后下了车，一前一后向平定县委、县政府的门前走去，两人很快到了门前。

大门紧闭，10几个穿警服的人门里门外严阵以待。

面对如此阵势，李子丽火气攻心。但作为一个有素养的干部，她很快冷静下来，不动声色地问道，“这儿是平定县委、县政府吗？”

“是。”郑玉环冷冰冰地回道。

“我想到此办点公务行吗？”

“不行！今儿个不上班！”

听着这女人斩钉截铁的回答，李子丽有点儿心被刀扎了一样的感觉。她止不住怒从心上起，叫道：“堂堂的一个县委、县政府，大白天大门不开，还要警察把守，你们要干什么？”

“你管得着吗？”郑玉环回道。

“我要管一管呢？”李子丽提高了声调。

“哼！”郑玉环狂妄至极。